

吕雷 赵洪 著


大江沉重

作家出版社

吕雷 赵洪
著

大江沉重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江沉重/吕雷, 赵洪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8
ISBN 7-5063-2409-1

I. 大… II. ①吕…②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3815 号

大江沉重

作者: 吕雷 赵洪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625 千

印张: 22.75

插页: 5

印数: 001-8000

版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409-1/I·2393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健堂真的听见了自

他用深呼吸抑制住兴奋和激动，迷迷糊糊地走出那间小会议室。大厅过道上有面大镜子，他没敢对着镜子看一眼：那一定是满脸通红、忘乎所以、很傻很傻的样子。他刚被领导找去谈话，明确地被告知：他将被调到特区一个重要区工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是书记还是区长，叫个什么名，各地的存在特区六十平方：

作者吕雷照片、手迹

吕雷

吕雷：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47年生，毕业于鲁迅文学院8期和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1980、1982年曾两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又获过电视文艺优秀剧本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华铁人文学奖和广东新人新作一等奖、广东鲁迅文艺奖金等奖项。作品有：小说集《云霞》、《浪尖上的信笺》、《望海椰之恋》、《阴晴圆缺》；小说剧本集《海响》；散文集《白云魂》等；长篇小说《澳门雨》（与邓刚、简嘉合作）；电影剧本《加州来客》；电视剧《云霞》、《眩目的海区》、《澳门雨》（与邓刚、简嘉合作）、《天地良心》（与简嘉、邓刚合作）、《铁血莲花》（与简嘉、邓刚合作）等。



高明报社

分配的施之祥，接到

“舒了一口气：终于

的学生们有句戏言：

“政坛却是清华学子

实业兴邦的当代版

的毕业生，仕途上位

“位月云云”，“不位系”。

施之祥在清华自控系毕业分配时表态很简

明：服从组织安排。对这位来自西南贫困山区

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家也只好对他表示同情

尽管学生优秀，又是学生会骨干，工作中就入

了党，但考来这个山里娃没有可以左右自己命

作者赵洪照片、手迹

赵洪：广东作家、广东省作家协

会会员。1957年生，1983年起从事

新闻工作至今，现任广东高明市高

明报副总编辑。著有小说剧本多

部，曾获广东戏剧创作一等奖。



责任编辑 / 懿 翎 封面设计 / 

楔 子

外头大厅一片寂静。邝健童听见了自己冬冬冬的心跳。

他用深呼吸抑制住兴奋和激动，迷迷糊糊地走出了那间小会议室。大厅过道上有一面大镜子，他没敢对着镜子看一眼——那一定是满面通红、忘乎所以、很傻很傻的样子。他刚被领导找来谈话，明确地被告知：他将被调到特区新建区工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是书记还是区长？这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在特区六千平方公里热土上，他将成为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当家人！

广东省政府计委处级调研员邝健童想，让我到 GDP 排在沪京穗之后的特区去当一个区领导？这可是富得流油的发达地区啊！方才领导谈话时提到的那个新建区叫什么来着……对，叫沧宁区，那么它的行政级别是什么？应该是副局级吧……他下意识地转身向刚出来的小会议室走去，是不是该回去问个清楚？但他走到门口又站住了，问什么？哦，大概应该问问这次参加特区工作会议的人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个人叫邝健童的，找我谈话是搞错了？

傻瓜！你是一个大傻瓜！他自我解嘲地摇了摇头。

特区工作会议在珠江广州段的一个小岛的宾馆里召开，来开会的有中央、省委省政府和特区的领导，邝健童还没资格当正式代表，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他绝对没想到这个会议竟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大厅的尽头挂着一幅巨大的特区地图，有一个人正仰面盯着特区

边缘那一条大江发愣。

施之锐！这人一定是施之锐！邝健童想。

他刚刚获悉，和他搭档的人叫施之锐，是国家能源部的一个年轻处长，一个前程不可限量的京官。

此人高大英俊，相貌堂堂。见邝健童走近，他友善地笑笑。

“您是施处长吧？我是邝健童。”

“啊！哈哈，您好您好！我叫施之锐。”

两只男人的手热烈地握在一起。

几乎与邝健童同一时间，施之锐在另一个小会议室里得知同样的消息，而且他得到的信息更为明确：由他任一把手——区委书记。施之锐不像邝健童那样被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轰得晕头转向，但也喜出望外，没想到将会安排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这一定是出于高层领导用心良苦的安排，从北京一个部的小处长一下子杀进特区，大大地超出了他的期望值。

会议的进程十分紧凑。两个年轻干部的谈话刚刚完，负有特区筹建新区使命的国家特区办司长胡谦就和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一起去看望一批老同志。受命将国务院召开此次特区工作会议的议程之一——将广东省沧宁县划入特区成为特区新区的设想及新区的人事安排向几位老人作了通报。其中有沧宁籍的老爷子——在世的中共党员中最年长、党龄也最长的区相楠，另一位是前广东省副省长、当年在沧宁打过游击的“大江支队”老司令凌霄。凌霄对施之锐的任命没有太关心，前国家能源部的处长，京官，派到特区来自有他的道理，倒是对邝健童的任命感到十分突兀。凌霄认识邝健童，甚至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对他近来发表的几篇有关贫困地区发展的论文也颇为赏识，但这次可是破格提拔，到底怎么回事？当然，老谋深算的凌霄不动声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倒是活了一个世纪的老人区相楠大为不忿，他坐在轮椅上以杖击地说：“什么施仔邝仔，岁数加起来不如我的孙仔大，让这两人到沧宁去当我的父母官，你们有没有搞错！”

此言一出全场哑然，胡谦干咳了两声说不出话，他本想说这是向几位来通报情况，而不是征求意见，但此话不敢贸然说，他知道沧宁划入特区，与面前这个老头儿可能大有关系。这个因为年老而成为稀世珍宝的老党员给原中顾委的老人们打电话都是一口一个小啥小啥的，谁都要敬他几分。省委副秘书长求援似的望了望凌霄。八十多岁的凌霄陪着笑脸凑过去对区相楠说：

“老爷子，后生可畏啊！当年建党初期您和谭平山他们创立广东支部，跟着陈独秀办人民出版社印书印报纸，年纪还没有他俩大呢。”

区相楠晃了晃脑袋，这段载入党史的事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不再出声了。胡谦刚要再说些什么，只听区相楠又说：“沧宁县的县委已经从根上烂了，如果派去的不是真的共产党，沧宁划进特区也是要挨穷的！”

胡谦说：“谢谢您老的提醒，请相信省委，相信组织。省委一定会解决好这个问题。”

当晚，胡谦走进一套带客厅的套房，将一沓材料放在一位领导案头上，退后一步说：“这是特区沧宁新区的基本情况和拟任党政一把手的人选简历，请您过目。”

那位领导人将简历逐页翻了翻说：“省里与他们两个人都谈了话吗？”

“谈了。我也参加了。”

“怎么谈的？”

胡谦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已经明确告诉了施之锐同志，他将担任沧宁区委书记，但邝健童的任命并没有明确说。”

“很好，”那位领导人拿起一支笔说，“不过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建议由邝健童同志担任沧宁区委书记，请省里决定。”说完，他在邝健童的名字上画了一个红圈。

第一章

天有不测之风云。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原来，与会者对将沧宁县整体划入特区的方案产生了根本分歧。一位晚来一天的中央领导和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反对将山区县整体划入特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而且在激辩中逐渐占了上风。

直到下午快休会时，才最后形成一个各方均可接受的新决定——将沧宁县位于大江边上靠特区一侧的平原和城区——平宁区划入特区，保留沧宁县建制，新的沧宁县位于大江东左岸，约一千多平方公里山地，人口二十万，有十二个乡镇，但没有县城。这样，一个原来在广东挂了号的贫困山区县被砍掉了县城及江右仅有的二百平方公里平原，只余下荒山野岭及二十万处在温饱线以下的农民。而且这不是特区到沧宁县买地，而是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特区除了在道义上对新沧宁县给予扶持外，无须给沧宁县任何补偿。

在人事安排上，会议还有一个饶有深意的决定：为了锻炼干部，原定去特区新区的党政一把手改派去沧宁山区。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点，精疲力竭的与会者都松了一口气，只盼望早点散会。只有身兼特区筹划新区和山区改革开放试点领导小组成员的胡谦一个人双眉紧锁：昨天已经与将要赴任的两位新区党政主要领导谈了话，现在根据新的决议，新区已不复存在，倒是弄出了一个没有县城的沧宁县，那两位只当了一天虚拟中的特区新区候任党政一

把手的幸运儿一下子变成钻山沟的倒霉蛋，这工作如何做？

对他们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可他们能接受吗？胡谦担心地摇了摇头。

入夜，珠江江面被广州市区上空那种不夜城的散射光映出玫瑰色的调子，几条机动木船像碎叶一般漂在江面上，渐渐向会场所在的小岛靠拢。小船刚泊上小码头，值班的武警和保安就发现了他们，原来是一群七老八十的老农指挥一帮后生肩扛手提地往岸上搬运鸡鸭活鱼及瓜果之类，而且还有几笼活蛇。战士们抱怨道：“怎么半夜来送菜？”于是也动手帮着搬东西。

这些好心的战士们犯了大错。这些老家伙不是什么农民，而是沧宁县来的老革命，当年大江支队的游击队员。别看他们老得颤颤巍巍，但个个消息灵通、手眼通天，宾馆的接待处和餐饮部沧宁籍的主管都成了他们的“内应”。他们肩负着沧宁人民要求全县进特区的双重任务，奔走呼号了多少年，如今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决计要尽最后努力，不惜倾家荡产也要往烧得红红的炉里扔进最后一捆柴，向那些可以决定沧宁命运的大官们表示一下老区人民的心意。他们记得山区、老区的土特产是大干部们喜欢的东西，很多救济款、扶贫专项资金都是靠捉两条蛇、弄几个水鱼送上去才批下来的，于是这次也如法炮制，弄出个夜送土特产的名堂。那些助人为乐的战士与保安们帮老家伙们将土特产送进宾馆后才发现上了当，老人们一个个拎起西瓜果篮径直往各个首长房间里钻，口口声声要面见领导，送上沧宁百姓一片心意，感谢他们将沧宁划进特区，老区的人民马上就可以脱贫了……拦也拦不住劝也劝不走，宾馆内一时鸡走毛飞乱作一团。

刚刚睡下的首长们被惊动了，有位首长的房门被敲开时，两位老人拎着一只鱼笼子就挤了进去，穿着睡衣的首长听了半天才听懂，这些老人是为沧宁县整体划入特区而来的。首长对会议消息这么快就传了出去大为不满，他一边耐着性子听老人们热情而啰嗦的诉说，一边摁了呼叫铃，不一会儿就有人来到首长套间劝老人出去，于是在首长套间客厅里发生了不愉快的争执……

此时的邝健童正枕着双手，躺在自己的床上瞪着天花板发呆。

这一晚他又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命运大转折，领导们又找他谈了话——告诉他新的任命已经决定，且不可更改，到沧宁县委书记。

书记？当时邝健童的心又冬冬冬地狂跳起来，这又是他绝没有想到的，不禁说：“我能不能斗胆问一下组织上如此提拔我的理由？”

北京来的胡谦司长说：“说实话，我看不出是提拔，但肯定是重用，您将面对十分严峻的困难。”

邝健童笑了：“特区与二十年前不一样了，已经上了快车道，我只要拼命干就行了……”

领导们有点难堪地对视着。

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艰难地说道：“我们可能没有说清楚。沧宁并没有全部进特区……情况与昨天和你谈的发生了重大改变，今天正式决定了，沧宁一分为二，大江右岸的平原划进特区，左岸的山区留在外面，仍叫沧宁县，您将被任命为沧宁县委书记而不是沧宁区委书记……”

邝健童的脑袋嗡的一下，他的嘴半张着。胡谦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我知道那个沧宁，可从来没去过，也根本没有到贫困山区县工作的思想准备。”

胡谦脸上现出不快的神情：“话可不能说得这么绝对，你只是没想到沧宁区流了产。”

邝健童困惑地望着他，突然明白了胡谦话中有话，他申辩说：“我可以指天赌咒，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沧宁县或者是沧宁区划不划入特区的事，更没有为此跑过官，我在广州小日子过得很滋润，我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你就是把我派到沧宁乡去当书记我也不敢说个不字。问题是我完全蒙在鼓里！”

这回轮到胡谦为难了，这个年轻干部一脸真诚，不像是说假话，回想一下这个干部昨天和今天两次谈话的表情，与施之锐形成了鲜明对比。施之锐的反应是有节制的，说明他对任命有思想准备，忧喜不形于色。而面前这位……胡谦不想在这种事上纠缠，断然说：“你对

工作安排有意见可以向组织上提，但对你的任命是此次特区工作会议的决定，必须先接受任命再说。”

“如果我不接受任命呢？”邝健童低声道。

“按规定办，就地免职，双开。”组织部副部长说。

邝健童正躺在床上发愣，门被撞开了，一位工作人员闯进来对他说：“你是准备到沧宁县委任职的新书记邝健童吗？”

“就算是吧……快要是了，什么事？”

“我是大会秘书处的，你们沧宁县来了不少人冲击会议，首长要我通知你立即出面处理。”

“我……他们认得我是谁呀……”

“你还是先跟我到首长房间去看看吧！”

邝健童趿着鞋跟着秘书边走边了解情况，很快作出判断：沧宁出动这么多老人送土特产并不是来冲击会议，他们是为全县并入特区表示感激而来的，不可能对今天的会议决定作出过激反应。他走到一位首长的套间外，只见两个武警端着枪站在门口，穿着睡衣的首长站在走廊里，哭笑不得地对邝健童说：“你们沧宁的人怎么搞的，送礼也不是这样送的嘛，把一条毒蛇搞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邝健童刚想说什么，首长又说：“会议刚刚决定的事情怎么这么快就传出去了？出了问题怎样向中央、向省里交代？小老弟，要负政治责任的哟！”邝健童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蒙头转向，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

首长指着房间：“你想办法把那条蛇处理掉，但不能搞死它，要保护野生动物……真是乱弹琴！”

邝健童将门推开一条缝，看见一条粗大的眼镜蛇正在沙发下盘着，旁边还有一个装蛇的鱼笼。他猜想，那蛇是沧宁的老革命们好心送来给领导进补的，这家伙在广东叫“饭铲头”，有剧毒。刚才秘书与老人们发生争执推撞时，一不小心碰翻了鱼笼，那蛇就一下蹿了出来。

“饭铲头”在这个陌生的豪华房间里东顾西盼，保持着高度警觉，

邝健童刚一开门，它立即将吐着芯子的扁脑袋掉过来对准他。

邝健童瞪着这一来自沧宁的不速之客，和它对峙了一阵，猛然把门关上，跑到另外一个房间扯出一条毯子，他对首长说：“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我这就去处理它。”又对秘书说：“我的血型是 A 型，请您记住了。”

邝健童屏住气息沉默了片刻，突然拉开门，张开毯子恨恨地大吼一声：“该死的沧宁，你老母进不了特区活该！”便扑了过去。

特区工作会议结束了。第二天，由胡谦带队，国家特区办及省有关部门的干部，一齐坐一辆中巴前往沧宁考察。随行的当然少不了很快就要上任的县委书记邝健童、代县长施之锐。施之锐没来过广东，他靠在车窗上，对蕉基鱼塘的景色很着迷。邝健童说：“这是珠三角平原，待一会儿过江进了山，就是另一番风光了。”

施之锐见邝健童凑过来与他套近乎，便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第一次谈话自己还是沧宁区委书记，第二天就变成他姓邝的了，只不过风云突变，他成了一个山区贫困县的书记，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说：“邝书记对山区很熟悉吧？昨晚我看着您捉蛇来着，大吼一声扑上去，那架势就像黄继光奋不顾身堵枪眼。”

“唉，总不能让一条蛇出我们广东的洋相，吓得首长不能休息吧？”邝健童气不打一处来。

“那你大吼一声，吼的什么？”

“粗话，和京骂差不多。”

“我以为是什么豪言壮语呢。”

“对了，我昨天冲上去之前应该先交党费。”邝健童大笑。

“好，苦中作乐！还有比咱俩更倒霉的呢！我听说上头对昨晚的事很恼火，据说是现在那个沧宁县委书记干的，他的县城被划进了特区，县官也当不成了，所以鼓动老家伙们冲击会议。”

“哈！他还想不开？我还不想去接那个烂摊子呢！一个穷山沟里的县委书记有什么干头？我倒贴钱请他别下台都行。”邝健童压低声音说。

施之锐一笑，没再说话。

这可冤枉了马上就要下台的县委书记王世钊。

一向宁静祥和的沧宁，这时突然爆发了让上级领导措手不及的惊天大事。

省委派到沧宁的调查组正准备召集县里几套班子主要领导开座谈会，调查组组长、省督查办三处处长白岚还未到场，县委书记王世钊和副组长许军正在县委招待所大会议室内谈昨天广州小岛宾馆的“送礼事件”，突然看见三五个人簇拥着一个坐轮椅的老人闯了进来。

王世钊面色一变，轻轻叫了声：“不好。”他认得轮椅上的老人是江坤，是全县“大江支队老战士联谊会”的会长，是沧宁解放后第一任的县委书记，看来显然是有人专门把他从医院里搬出来打头阵的，他还打着吊针，轮椅后有个后生为他高高地举着吊针药瓶。

王世钊快步相迎：“江老，有什么紧要事吗？”

“钊仔，你别挡驾，我就是来找省里来的领导的。”

许军一看事情是冲着省里来的，也不好往后缩了：“老同志，有什么事会后谈，我们向领导反映，好吗？”

“不！我们今天提早来，就是要你们听听群众呼声再开会。有人想让我们沧宁穷下去，这样的人县里有，省里也有！中央想把沧宁并入特区，可就是有人反对！”老人一下暴怒起来，骨瘦如柴的手掌拍着轮椅扶手，王世钊连忙上前安抚他说：

“别，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谁听？你们听好了，我们几根老骨头准备扔出去了，谁反对全县一齐并入特区，谁就是要让全县百姓继续挨穷，他就是全县人民的罪人！如果现在我手里还有驳壳枪，我会拔出来扫他一家伙，绝不客气！”

几个陪同老人的亲友齐声附和，高举药瓶的后生还说：“谁敢反对，全县都不会放过他！这事县里定不下来，我们找省委，省委定不了，我们上中央！”他横眉竖目，一脸凛然，像个高举炸药包的董存瑞。